

**Leonard Bernstein** 伯恩斯坦

**Karl Böhm** 貝姆

**Antal Dorati** 杜拉第

**Wilhelm Furtwängler** 福特萬格勒

**Carlo Maria Giulini** 朱里尼

**Eugen Jochum** 約夫姆

**Herbert von Karajan** 卡拉揚

**Enrico Stinchelli** 著 田青 等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出版

**Erich Kleiber** 克萊伯

**Otto Klemperer** 克倫貝勒

**Jean Martinon** 馬提農

**Pierre Monteux** 蒙都

**Georg Solti** 蕭提

**Leopold Stokowski** 史托可夫斯基

**Arturo Toscanini** 托斯卡尼尼

**Bruno Walter** 華爾特.....

# 不朽的指揮家

I Grandi Direttori d'Orchestra

Enrico Stinchelli 著

田青·茹華熙·書佩 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朽的指揮家／Enrico Stinchelli著；田青，  
茹華熙，書佩譯。--初版。--臺北市：世界  
文物，民85  
面； 公分  
譯自：I grandi direttori d'orchestra  
ISBN 957-9551-33-2 (精裝)  
1.指揮 (音樂)

911.86 85004993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Italy under the title of  
I GRANDI DIRETTORI D'ORCHESTRA  
by Enrico Stinchelli  
© 1987 GREMESE EDITORE s.r.l.  
Via Virginia Agnelli, 88-00151 Roma  
© 1996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  
國際中文版授權：GREMESE EDITORE出版公司，羅馬，義大利  
All Rights Reserved

不朽的指揮家

新臺幣480元

著 者 / Enrico Stinchelli  
譯 者 / 田青・茹華熙・書佩  
執行編輯 / 鄭世文  
編 輯 / 林文理・劉淑玲  
封面設計 /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  
發行者 / 鄭少春  
登記證 / 局版臺業字第 0757 號  
出版者 /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地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60巷2號  
電話 / (02)321-1291・351-8201  
傳 真 / (02)395-9484  
郵 撥 / 16618294  
排 版 / 煦晨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龍驛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551-33-2  
初版一刷：民國85年（1996）8月  
10 9 8 7 6 5 4 3 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 目 錄

- 007 解釋名詞
- 021 歷史導言
- 045 德國指揮學派 (1750~1900)
- 067 德國指揮學派 (1900~1987)
- 097 奧地利指揮學派 (1750~1987)
- 143 義大利指揮學派 (1800~1987)
- 207 法國指揮學派 (1800~1987)
- 223 瑞士指揮學派 (1900~1987)
- 231 英國指揮學派 (1800~1987)
- 245 荷蘭指揮學派 (1800~1987)
- 251 俄羅斯指揮學派 (1800~1987)
- 263 匈牙利指揮學派 (1900~1987)
- 275 東歐指揮學派 (1900~1987)
- 295 芬蘭指揮學派 (1900~1987)
- 297 西班牙指揮學派 (1900~1987)
- 301 美國指揮學派 (1900~1987)
- 333 日本指揮學派 (1900~1987)
- 339 以色列指揮學派 (1900~1987)
- 347 非凡的指揮家
- 381 世界著名的管弦樂團
- 391 管弦樂團的指揮
- 393 人名對照

# 不朽的指揮家

I Grandi Direttori d' Orchestra

Enrico Stinchelli 著

田青·茹華熙·書佩 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朽的指揮家／Enrico Stinchelli著；田青，  
茹華熙，書佩譯。--初版。--臺北市：世界  
文物，民85

面： 公分

譯自：I grandi direttori d'orchestra

ISBN 957-9551-33-2 (精裝)

1.指揮（音樂）

911.86 85004993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Italy under the title of  
I GRANDI DIRETTORI D'ORCHESTRA

by Enrico Stinchelli

© 1987 GREMESE EDITORE s.r.l.

Via Virginia Agnelli, 88-00151 Roma

© 1996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

國際中文版授權：GREMESE EDITORE出版公司，羅馬，義大利  
All Rights Reserved

不朽的指揮家

新臺幣480元

著 者 / Enrico Stinchelli

譯 者 / 田青・茹華熙・書佩

執行編輯 / 鄭世文

編 輯 / 林文理・劉淑玲

封面設計 /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

發行者 / 鄭少春

登記證 / 局版臺業字第 0757 號

出版者 /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地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60巷2號

電話 / (02)321-1291・351-8201

傳 真 / (02)395-9484

郵 擲 / 16618294

排 版 / 煦晨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龍驛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551-33-2

初版一刷：民國85年（1996）8月

10 9 8 7 6 5 4 3 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 謝 辭

感謝為本書提供照片資料的單位和個人，謝謝他們的友好合作，這些單位和個人是：

阿爾塔韋拉（Giovanni Altavilla，那不勒斯聖卡羅劇院）；馬里奧蒂博士（佩薩羅市文化顧問）；比吉（Ida Biggi，威尼斯鳳凰劇院）；斯科蒂（Lamberto Scotti，佛羅倫薩市劇院）；路里（Danielle Loury，埃拉托市）；格蘭德（Jurg Grand，義大利艾米利亞）；科倫布（Daniele Colombo）；加斯泰伊內爾（Medi Gasteiner，Philips古典音樂製作部）；法里奧利（Ornella Farioli）；格拉頓（Mirko Gratton）；沃爾夫（Serena Woolf，Decca-Polygram 音樂公司）；格蘭特（Heather Grants，澳洲歌劇院）；哈馬爾貝格（Christer Hammarberg，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基金會）；休爾森（Annette Sjursen，貝爾格演奏節）；帕森斯（Gayle Parsons，曼徹斯特協會音樂會廳）；大衛·P.布朗（David P. Brown，雪梨歌劇院托拉斯）；琉森國際音樂週；格施塔德的曼紐因音樂節；東京文化會館，莫斯科波修瓦劇院。

特別感謝提托（Cecilia Tito）提供的屬於西莫內（Claudio Scimone）的精美照片和威內托（Veneti）獨唱（奏）家們的照片；特別感謝指揮家加瓦澤尼（Giandomenico Gavazzeni）、馬格（Peter Maag）和曼尼諾（Franco Mannino）。



# 目 錄

- 007 解釋名詞
- 021 歷史導言
- 045 德國指揮學派 (1750~1900)
- 067 德國指揮學派 (1900~1987)
- 097 奧地利指揮學派 (1750~1987)
- 143 義大利指揮學派 (1800~1987)
- 207 法國指揮學派 (1800~1987)
- 223 瑞士指揮學派 (1900~1987)
- 231 英國指揮學派 (1800~1987)
- 245 荷蘭指揮學派 (1800~1987)
- 251 俄羅斯指揮學派 (1800~1987)
- 263 匈牙利指揮學派 (1900~1987)
- 275 東歐指揮學派 (1900~1987)
- 295 芬蘭指揮學派 (1900~1987)
- 297 西班牙指揮學派 (1900~1987)
- 301 美國指揮學派 (1900~1987)
- 333 日本指揮學派 (1900~1987)
- 339 以色列指揮學派 (1900~1987)
- 347 非凡的指揮家
- 381 世界著名的管弦樂團
- 391 管弦樂團的指揮
- 393 人名對照



# 解釋名詞

**Agogica** 緩急法。這個名詞是指在樂句中與預定的節奏（漸快、漸慢、逐漸變寬廣、彈性速度、休止符及聯結線等）無關，因出於表達需要而採用變奏的總稱。

**Arrangiamento** 改編樂曲。在輕音樂和爵士樂中，這個詞通常是指樂團自由地處理一首歌曲或一個民間曲調。此舉無疑有助於向高層次的人推廣被選定的音樂，而且如果有爭議的唱段是〈瑪麗亞！〉（《西城故事》）或〈雨中歌唱〉的話，這種做法也是無害的。但是若改編莫札特的《g小調交響曲》K550、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的終曲以及巴哈的《b小調賦格》，出乎意料地把它們用在電台、電視的廣告上，或是作為節目的片頭曲，則實在是可怕和褻瀆的行為。這是對這些傑作十足的詆毀，因為他們向無知的觀眾展示的是，對這些應受到更高尊重的作品的一幕可憐的滑稽模仿。

多年來，在美國國內出現的這種無恥的改編浪潮的推動下，義大利也尾隨其後，並且發生過兩起不光彩的事例：廣播三台新聞節目的片頭曲是一個合成《歡樂頌》的可怕版本；1987年六月電視台舉辦的「選舉論壇」專題節目的片頭即是採用現代樂器配器過的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的終曲。

**Dinamica** 強弱法。這個詞是指在樂曲中與固定的節拍規則 (*p*、*pp*、*mp*、*mf*、*f*、*ff*、*cresc.*、*dim.*、*sf.*、*smorz.*) 無關而發生的音的強度變化的總稱。

**Esecuzione** 演奏。依靠技巧和詮釋相結合，演出協奏曲或歌劇中的一段音樂。

在指揮排練一部歌劇或排練一首交響曲或協奏曲時，樂團指揮必須懂得自己是支配一部藝術作品能否成為不朽之作的唯一負責人，否則作品將被人遺忘。如果說大量現代曲目的作曲家要求指揮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圖行事是例外的話，那麼，「忠實地」、「準確地」演奏音樂史上最偉大的傑作，就全靠樂團指揮的靈敏和素養了。

技巧和詮釋兩個詞放在一起並非總是完全平衡的，因此很容易發生從技巧的角度來看是一次無懈可擊的演奏（樂團協調一致，一絲不苟；遵循強弱法，非常注意音色），但是在詮釋方面的構思顯得貧乏、膚淺和空洞。相反地，也有這樣的情況：詮釋富有意境，引人入勝，但因管弦樂團的技巧不高，排練不夠和指揮缺乏權威性而被一筆抹煞了。

技巧超群但詮釋欠缺的典型例子是阿巴多和慕提難以處理好貝多芬的作品，因為在相對簡單的結構和用管弦樂譜成的並不華麗的樂曲內部，作曲家隱藏了作品的深度和張力，這單靠技巧是不能充分表達的。

**Filologia** 文獻學，見 *Revisioni filologiche*。

**Interpretazione** 詮釋。正確的詮釋應絕對基於對總譜的尊重，因而基於對強弱音符、節拍快慢和作者所

作解說的正確把握。事實上，詮釋包含一系列廣泛因素：首先要了解作者的風格和他創作時所處的歷史及社會背景，並且要熟悉各類樂器和使用規則，還要廣泛繼承演奏傳統；去除各種糟粕和武斷看法後的理解，能作出有價值的和頗有啟發的詮釋。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的起奏可能也是出於善於創新的樂團指揮的想像和敏感。

荒謬的是，偉大的詮釋往往與作曲家的說明，尤其是對速度的說明相違背。如果分析一下卡拉揚、克萊伯、伯恩斯坦指揮普契尼的《波希米亞人》時分別所選的速度，我們會發現他們三人沒有一人是真正按作曲家所規定的採用起伏較大的速度，然而這樣的詮釋也富有奇妙的「輕鬆」和詩意，一小節、一小節地令人激動不已，當然這不像是托斯卡尼尼時代的《波希米亞人》。我們還可以介紹其他相同的例子，但那與指揮突出某些樂器的作用有關。例如，伯恩斯坦要求在《火鳥》的終曲中使用的豎琴的級進滑奏，非常柔軟，其效果比史特拉汶斯基本人的演奏更具有魅力。又如，卡拉揚指揮《鄉間騎士》時所要求的豪華的絲絨和對器樂的細緻應用，則完全壓倒了優秀的馬士康尼指揮的錄音。

**Orchestra** 管弦樂團。該名詞來自希臘文的「orchestra」（跳舞的地方），是指在指揮的帶領下，為演奏樂曲而聚集在一起的演奏者團體。

一個現代大型交響樂團有以下編制：

弦樂器：十二至十六把第一小提琴，十至十四把第二小提琴，八至十二把中提琴，八至十把大提琴，六至八把低音提琴。

木管樂器：一支短笛，三支長笛，三支雙簧管，一支

英國管，三支豎笛，一支低音豎笛，三支巴松管，一支低音巴松管。

銅管樂器：六支法國號，四支小號，四支長號，一支土巴號。

打擊樂器：四個定音鼓，大鼓，小軍鼓，鈸，三角鐵，木琴，鐘琴，管鐘，鑼等。

為特定演奏所需的外加樂器：一或二架豎琴，鋼琴或大鍵琴，管風琴，薩克管，鋼片琴，曼陀林，hurricane等。

管弦樂團的歷史：蒙特威爾第、盧利、科列里所處的巴洛克時期，出現了由兩組迥然不同的樂器構成的首批管弦樂團（以盧利在巴黎領導的二十四名小提琴手最為權威）。這兩組樂器是：(1)起連續低音作用的基本樂器（大提琴、巴松管、魯特琴、古鋼琴、管風琴等）；(2)作為樂器聲部、富有旋律的樂器（小提琴、長笛、雙簧管等）。

1700年從曼海姆和巴黎提出的革新開始，古典的管弦樂團由以下樂器組成：第一和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二支長笛，二支雙簧管，二支豎笛、二支法國號。在十八世紀末葉，又增加了二支小號，二個定音鼓，三支法國號（在貝多芬的《英雄》裡）。一支短笛，一支巴松管，三支長號（在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裡），甚至還增加到四支法國號，還加入三角鐵、鈸和大鼓（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

這些是大型的浪漫主義管弦樂團的基礎。白遼士和華格納又在銅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方面加強了樂團。為演奏《尼貝龍根的指環》系列劇（1874年），在正常編製的交響樂團裡又增加了一支低音小號，一支低音長號，八支法國號，二支次中音土巴號，二支低音土巴號，一支低音土

巴號，八架豎琴（其中兩架在台上），和十六個鐵砧。

後來像理查·史特勞斯、馬勒、荀白克和史特拉汶斯基這些作曲家又進一步擴充了交響樂團的陣營。

近代作曲家在管弦樂團裡又加了電子樂器，以及電腦等。

**Protestare** 斷言拒絕。樂團指揮在確認一位歌唱家或一位獨奏演員缺乏把握和準備，因而不能讓他公開演出的情況下中斷他的排練，此舉稱斷言拒絕。指揮施行此權力時必須非常審慎，至少應該如此。誠然，也曾經發生過強硬的斷言拒絕，爾後更惡化為吵架、控告和醜聞的事例。異常嚴厲的瓜爾涅里（Guarnieri）就把擔任第一低音提琴手的父親從波隆那市政府管弦樂團中「驅趕」出去，這件事曾轟動一時。羅馬尼亞指揮家柴利比達克年輕時就非常可怕，揚言一旦他當選為柏林愛樂樂團常任指揮，那麼他將對樂團成員進行裁員，結果在福特萬格勒去世後，他並沒有如願獲選。在威爾第時代，指揮大師法喬（Facio）儘管遭到工會組織的譴責，但他竟斷然拒絕了波隆那管弦樂團中半數以上的成員。在今天，樂團指揮為了判斷某一個演奏員的才能，而要求他獨奏他的樂器部分實際上已不可能。不時發生的倒是整個管弦樂團「斷然拒絕」樂團指揮的事。羅馬義大利廣播樂團對俄國指揮德爾曼便是一例。

最近的一次「斷言拒絕」發生在1987年二月史卡拉歌劇院，那天是克萊伯指揮《奧泰羅》首演。在演出中場休息時，指揮闖入男低音布羅頌（Bruson）的小房間嚴厲指責他，並通知第二場不再由他演出。

**Prove** 排練。排練是優秀演出的真正熔爐；在這個熔爐裡，指揮為解釋某一段交響曲或歌劇，鍛鍊和塑造自己的樂團。

具有極高水準的樂團，如德國、奧地利，英國或美國的管弦樂團，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排練的次數，因為它們有足夠的把握來處理大的曲目。在這種情況下，排練只需確定指揮喜歡的速度和所要求的某些細微差別，例如突出樂曲中的某一段，各聲部間的平衡以及某些音色的「效應」；在指揮排練一部歌劇時，還需明確該作的刪節和移調。

而技術訓練較差而又有「懶散」成性的樂團，像義大利和一般地中海國家的樂團，則需要延長排練時間，因為對它們來說，演出一場交響音樂會只排練兩三次是不夠的，並且時有的罷工也是拖延排練的原因之一。

所有樂團的演奏家都討厭排練（放諸世界皆準），他們坐在自己的譜架前等待著指揮掉入陷阱或犯錯，這和小學生對他們老師所做的事一樣。如果那位指揮喋喋不休地空談準備排練的那段樂曲的歷史、演出的慣例和他本人的經驗等等，那他就會惹麻煩。指揮至少應同意在排練間隙時講個笑話以活躍氣氛。一位精明的指揮也不應要求對一段難度大的樂曲重複一千次，因為管弦樂團只有在它覺得最愜意的時候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

在排練時，指揮應該發揮他們的絕對權威，就像過去托斯卡尼尼、德薩巴塔、萊納，以及今天的卡拉揚、慕提和柴利比達克那樣。托斯卡尼尼對NBC管弦樂團的憤怒和辱罵是出名的。

**Revisioni filologiche** 文獻學的修正。為了根據現代慣例的需要進行演奏，某一位或幾位學者對一部古代

的音樂作品進行修正的總稱。修正包括：排除總譜上的錯誤和遺漏（字跡不夠清楚，譜頁丟失，抄寫錯誤），補充短缺的樂器，根據當時盛行的和作曲家的風格加進應有的強弱符號和緩急重音；在處理歌劇時的修正還包括使聲樂部分與古代美聲唱法模式相適應，注意在返始時的節奏和變奏等等。

因此文獻修正是頗具功勞的，尤其是當它旨在使被遺忘的傑作，或被認為已喪失，或是在幾世紀以來的演奏中被歪曲了的總譜重排獲得新生。遺憾的是，近年來我們不得不面對由於文獻修正熱而引起的後果。這是五〇年代末英國和荷蘭的音樂學家開創的追隨巴洛克——文藝復興風格而掀起的熱潮。

事實上，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最重要的作曲家都成了被修正的對象；從蒙特威爾第、加利亞諾到布魯克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必須予以修正。但因為匆忙行事，所以其中也不乏喜劇性的後果。應該這麼說，一方面我們應該贊同和歡迎對羅西尼作品的修正，以及與此有關的比薩羅夏季演出，在那裡人們從「現場」欣賞到由澤達（Zedda）、卡利（Cagli）和戈塞特（Gossett）所進行的卓越的文獻修正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修正令人發笑，例如，「完成」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和馬勒的《第十號交響曲》，使用「當時的樂器」演奏巴哈、韋瓦第、韓德爾以至莫札特和貝多芬的傑作，更不要去說里科迪（Ricordi）和芝加哥大學出版公司合作進行的對威爾第作品的修正了。所謂清除傳統的「缺憾」變成了消除演唱者變動華彩段，變奏和取代音符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完全否定了原浪漫主義尤其是威爾第歌劇在歷史上已被證實的最可靠的特性。演奏「返始」時沒有變奏的跑馬